

「文本」與「真實」的概念—— 試論德希達對傳統史學的沖擊

黃進興*

本文擬取德希達(Derrida)的文本觀，作為剖析後現代理論對史學沖擊的一個面相，尤其著重其學術史上的意義，且試圖評估德氏理論的優劣長短。全文計分三個章節：（一）近代史學的確立；（二）德希達的解構策略與文本觀；（三）攔截後現代。

關鍵詞：後現代理論 德希達 文本 解構 現代史學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後現代理論對傳統史學最大的挑釁，莫過於解消史料或史著的指涉作用，以及泯滅了原始資料(original sources)與間接資料(secondary sources)的界限。之所以致此，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的解構理論(deconstruction)最為關鍵。本文則擬從史學史的脈絡，以探索德希達的學術涵蘊。

一、近代史學的確立

倘要確切評估德希達的沖擊，首先必得明瞭「傳統史學」的內涵與定位。此處所謂的傳統史學指的正是依據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治史原則所建立的近代史學。十九世紀下半葉以降，蘭克學派一度獨擅史壇，睥睨西方學界。它在英國的代言人——阿克頓(Lord Acton, 1834-1902)就曾自信滿滿地宣稱：

歷史不僅是門特殊的學問，並且是其他學問的一種獨特的求知模式與方法。¹

所以後世稱同一時期為「歷史的時代」(historical age)或「歷史主義的時代」(age of historicism)，絕非無故。²

惟邁入二十世紀，學風丕變，蘭克學派驟然陷入內外交攻的窘境。史家在自家園地，必須面對求新求變、拓展領域的壓力；對外則前為附庸，今為勁敵的社會科學，以其嶄新的方法與理論，咄咄逼人。形勢雖說險峻，但作為現代史學的奠基者，蘭克史學始終有兩項堅持難以撼動：其一是治史的目標，另一則為原始資料（或言「直接史料」）

¹Leopold von Ranke,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trans. by Sarah Austi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Limited, 1905) p. xi.

²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5), p. 2. And Maurice Mandelbaum, *History, Man, and Reas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p. 41.



的訴求。³

關於前者，蘭克於《拉丁與日耳曼民族史》(*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 1494-1514)一書的序言中提綱挈領地說道：

歷史曾經賦與判斷過去，指導現在，以為未來謀福的職責。本

書不冀望有如許高超的期待，它僅是陳述事實的真況而已。⁴

蘭克揭示歷史僅是「陳述事實的真況」(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此舉不啻史學的獨立宣言；史學從此毋復是神學、哲學的奴婢，亦非文學與藝術的附庸。這句話扼要地道出近代史學的真精神。

依蘭克之見，欲達成上述的目標，歷史則必得植基於原始資料，而非如傳統史家以文采為高，輾轉抄襲，以訛傳訛。他藉自己的作品：《宗教改革時期的日爾曼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現身說法道：

我見到這個時代的來臨，吾人不復將近代史(modern history)建立在間接的報導之上，甚而同時代的史家除非擁有一手的知識，

³思想史大家克律格(Leonard Krieger)綜結蘭克為「科學式史學」(scientific history)立下四條準則：歷史真相的客觀性、事實的優先性、歷史事實的獨特性以及政治的核心位置。就史學史言之，以「西方近代史學」取代「科學式史學」，語意反較適洽。「科學式史學」的發展褒貶不一，容或包括追求律則(historical laws)的史學，此非蘭克所企求。克律格四點中的末兩條在後繼的史學發展，不久即式微了。若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和蘭布希特(Karl Lamprecht, 1856-1915)的文化史學與社會科學史學的崛起。參見 Woodruff D. Smith, *Poli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Culture in Germany, 1840-1920*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83-192; 又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nover and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s. 3-5; cf. Leonard Krieger, *Ranke: The Meaning of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7), pp. 4-7。

⁴Leopold von Ranke, "Preface to *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 in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 1973), p. 137.



亦不予採信。我們寧可把史學從目擊的敘述與最真實及直接的史源中建立起來。⁵

要之，蘭克並非首創應用原始資料的史家，但是他卻是第一個將此一原則引領至近代史研究的領域。因此，蘭克心目中的「近代史」必須稍行註解，方能識其大義。蓋十五、十六世紀以降，歐洲各國所積存的外交檔案，於十九世紀漸次開放，蘭克適逢其會，善加運用，成果斐然；這段歷史材料的優勢，實上古史與中古史難以望其項背的，以致蘭克的成就以政治外交史最為耀眼。

終其一生，蘭克風塵僕僕地至歐洲各處，辛勤尋找、爬疏原始的檔案，他所構作的史著無非是己身治史理念最佳的實踐。⁶他的治學風格誠如下一世紀中國的信徒——傅斯年(1896-1950)所自勉的：

我們不是讀書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⁷

⁵Leopold von Ranke,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trans. By Sarah Austi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905), p. xi.

⁶請參閱 Gino Benzoni, "Ranke's Favorite Source" 與 Ugo Tucci, "Ranke and the Venetian Document Market," 均收入 Georg G. Iggers and James M. Powell,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s. 4 & 9.

⁷傅斯年，《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第4冊，〈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頁264。雖然我揣測傅斯年所塑立的新史家形象取自蘭克的治學特徵，但此一句話似由英國史家崔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轉手而來。崔威廉於一九〇三年發表〈重新發現克里歐〉（註：克里歐[Clio]為歷史女神），旨在駁斥另位史家伯雷(J. B. Bury, 1861-1927)科學史學之說。一九一三年崔氏修訂後復收入《克里歐——一位女神》。該文形容敵對的學派 "Collect the 'facts' you must go down to Hell and up to Heaven to fetch them"。參較 G. M. Trevelyan, "Clio Rediscovered,"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Cleveland, 1957), p. 232。傅斯年所形塑的史家具有搜尋資料的動態觀念，此與囿於飽讀經史的傳統學者有所區別。



傅氏亟於找尋的「東西」就是「新材料」，居中特以直接史料為高。傅氏為中國史家所塑模的新形象，無非遠紹西方的蘭克。

蘭克要求自己的著作需得自原始資料，果非萬不得已絕不假手間接史料。得以符合如此嚴苛的史料紀律，他感到萬分的自豪。⁸他復創設「研討課」(seminar)，專責史料分辨，以培育出新世代的史家。正是憑藉此一教育機制及其自身作品廣受歡迎的程度，令他躍身為近代史學首屈一指的人物。⁹

由史學史觀之，蘭克與後世「科學式史學」(scientific history)的關係相當錯綜複雜，蘭克是否為始作俑者，猶有商榷的餘地。¹⁰但是他對「事實」(facts)的重視與對史料的考究，毫無疑義立下近代史學的典範。創刊於該時的西方歷史專業學報，更直接反映蘭克的觀點，法國《歷史評論》(*Revue Historique*)的發刊詞即聲言：「本刊只接受立基於原始資料的原創研究。」¹¹

而該時西方史學方法的鉅著，亦將上述的觀點溶入其中。¹²例

⁸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p. 137.

⁹蘭克的信徒艾克頓(Lord Acton)認為蘭克本身的作品影響極廣泛，但史學史名家顧曲(G. P. Gooch, 1873-1968)則認為「研討課」提高了當時歷史研究的水準，且造就不少名家，其影響不遜蘭氏的作品。參較 Lord Acton, *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Collins, 1970), pp. 32-33；及其 *Essays in the Study and Writing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85), pp. 331-332，與 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56), p. 107。

¹⁰Georg G. Iggers, "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 *History and Theory*, II(1962): 17-40.

¹¹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Preface: *Revue Historique*," p. 173。
該刊創辦於一八七六年。

¹²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西方廣受歡迎且最具份量的兩本史學方法鉅著，其一為德國史家伯倫漢(Ernst Bernheim, 1850-1922)於一八八九發表的《歷史方法論與歷史哲學》(*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與法國史家朗格諾瓦(Charles V. Langlois,



如：法人朗格諾瓦(Charles V. Langlois, 1862-1929)在其合著的《史學原論》(*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裏開宗明義便點出：「史家處理的是文獻(documents)。」¹³緊接著便不憚其煩闡述史料的徵辨，直作到鉅細靡遺的地步，方才歇筆。他的業師——古朗(Numa-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對原始資料有近似潔癖的要求，因為他相信可靠的史料自會忠實地反映歷史的真況。對「史實自明」的信心，令他在某個場合面對喝采的學生，發下如許的豪語：

請勿為我鼓掌！在這裏講演的並非我自己，而是歷史透過我在講話。¹⁴

凡稍涉獵蘭克史學者，初聞古朗之語，立可知曉古朗於此無非重申蘭克的信念。蘭氏於其《英國史》(*English Geschichte*)的結論中，曾寫道：

我所盼望做到的是將自我祛除掉，僅由事情現身說法，讓強大的力量顯現出來。¹⁵

這段話曾經傳誦一時，且廣為學圈所徵引。對蘭克與古朗而言，史家旨在「揭露」(reveal)歷史，而非「解釋」(interpret)歷史。¹⁶

英國史家阿克頓亦隔海唱和道：

歷史倘要免於遁詞或爭議，則必得站在文獻上，而非徒逞意見。¹⁷

1863-1929)與瑟諾博司(Charles Seignobos)於一八九七年合著刊行的《史學原論》(*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二書一方面紹述蘭克史學，另一方面有所訂補，但於此二原則仍深信不疑。這只要稍稍檢視它們在「史料徵辨」所費的鉅大篇幅即可得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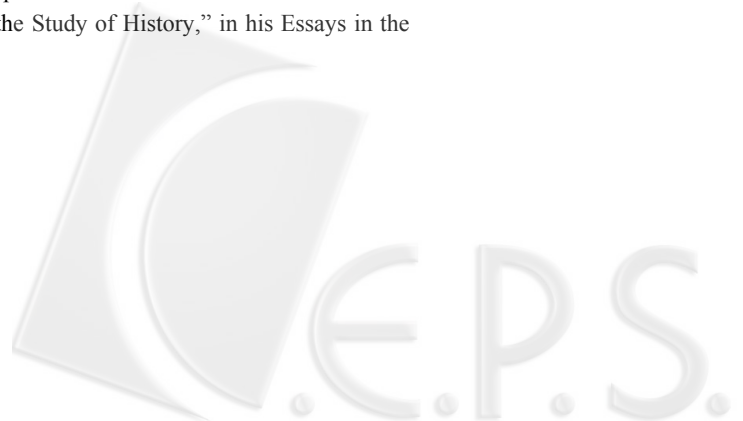
¹³Charles V. Langlois and Charles 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History*, trans. by G. G. Berr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898), p. 17.

¹⁴quoted by Emery Neff in *The Poetry of History* (New York, 1947), p. 192.

¹⁵quoted by Helmut Berding in "Leopold v. Ranke" in Hans-Ulrich Wehler ed., *Deutsche Historike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3), p. 13.

¹⁶James Westfall Thompson,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2), vol. II, p. 456.

¹⁷Lord Acton, "Inaugural Lecture on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his *Essays in the*



在一封發給《劍橋近代史》撰稿者的公開函裏，他更表示由於檔案的開發與應用，史學研究已臻最終的境界。他相信今後所寫的「滑鐵盧戰役」(Waterloo)定令法、英、德、荷敵對雙方均能接受。¹⁸他在劍橋(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繼承者——伯雷(John Bagnell Bury, 1861-1927)尚以為：只要聚集全部人類歷史最細微的事實，歷史的真相終會明白。¹⁹

這種「史實自明」的樂觀情懷，於一九〇〇年舉辦的「首屆世界史家會議」(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ans)再次表現無遺。有位史家在揭幕辭中就信誓旦旦地宣稱：

事實、事實、事實(facts)本身即帶有教訓與哲學，真相(truth，或譯「真實」)，所有的真相，除此無它。²⁰

值得注意，同一時期的史學論著，便出現言必有據，步步為營的腳註格式，互為輝映。²¹而史料批評更成為史家的必備條件，經由共同方法的操作，史學加速專業化。而職業史家的登場自然成為近代史學的特色。²²

Liber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332.

¹⁸Ibid., "Letter to Contributors to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pp. 396, 399.

¹⁹quoted by Geoffrey Barraclough in *Main Trends in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Holmes & Meier, 1991), p. 7.

²⁰quoted by Peter Novick in *That Noble Dre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8.

²¹「註腳」(footnotes)在不同時期的史家，自有不同的功能。近代史學論著的書寫形式則從蘭克方才定型。見 Anthony Grafton,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s. 2-3。

²²在西方，史學的專業化各有不同的國情，但眾口一詞的是「史料批評方法」的盛行起了關鍵的作用。參見 Felix Gilbert,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John Higham,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INC., 1965), pp. 320-339。晚近有美國史家專就美國史學初起的專業狀況，援「歷史政治研究」(historico-politics)的分合



以上僅就蘭克與西方近代史學的關係略作分疏，而蘭克本身獨特的觀念論或宗教觀，因非為近代史學所承繼，則不在論述之列。²³

簡之，蘭克為史學爭取到獨立自主的園地，毋復受哲學與文學的羈絆。誠如思想史名家克律格(Leonard Krieger)所評估的，蘭克劃時代的地位宛如天文學的哥白尼(Copernicus, 1473-1543)或哲學上的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²⁴核諸西方史學史，此一論斷甚有見地。

若說蘭克受推崇為「科學史學之父」是不虞之譽，那後世質疑他「史實自明」的概念則屬求全之毀。年鑑學派(the Annales school)的始祖——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曾一語道破：蘭克的箴言——「歷史僅是陳述事實的真況」之所以能風雲際會，在於語意本身的「模糊性」(ambiguity)。²⁵這個概念曾經為傳統史學的轉化扛起了階段性的重擔，惟蘭克身後，卻陷入四方撻伐的困境；因為時過境遷，人們不再通容「史實自明」含混其詞。²⁶

以修正蘭克史學的影響，但整體而言並不足以動搖前述的論點。比較 Dorothy Ross,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Ranke and the Origin of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America," in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pp. 154-169。此外，必須一提的，蘭克及其門徒所創立的史學雜誌對歷史研究的專業化亦不容忽視。參見 Margaret F. Stie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Historical Periodicals*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6), pp. 3-38。

²³有關蘭克史學觀念扼要的介紹，中文部分容或參閱拙著，《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頁 56-65。

²⁴Leonard Krieger, *Ranke*, p. 3.

²⁵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trans. by Peter Putnam (Taipei: Rainbow-Bridge Book Co., 1971), p. 138.

²⁶蘭克史學最主要的遺產為史料批評方法，其史觀隨著其個人宗教與哲學觀點的消逝，難為近代史學所承繼。若「每一個時代均直接面對著上帝」，或直覺掌握史事的「理念」(idea)。在後世皆受左、右陣營的抨擊。參閱 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 VII and Ferdinand Schevill, *Six Historia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在史學圈內，首先揭竿而起便是美國職業史家——比爾德(Charles A. Beard, 1874-1948)與貝克(Carl L. Becker, 1873-1945)。他們標榜「歷史相對論」(historical relativism)，攻訐以蘭克為首的科學史學。²⁷他們的控訴約略可分作兩部分。史實部分：他們質疑史料的形成過程中滲雜許多偶然的因素；例如史料倖存的程度與真實的過去殊不成比例，復加上記錄者的成見、階級、性別與利益往往令史料染上有色的薄膜，致史家難以透視歷史的真相。

其次，價值判斷的部分：毋論比氏所提的「參照架構」(frame of reference)或貝氏的「意見情境」(climate of opinion)均涵蘊著史家不免受制於自身所處的時代或個人主觀的際遇，以致無法客觀地瞭解與評估史實。職是之故，比爾德譏諷科學史學為遙不可及的「高貴夢想」(That Noble Dream)，²⁸而貝克尤期許「人人皆是史家」(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²⁹此不啻鼓吹百家爭鳴，各尊所聞。

比爾德與貝克所持的懷疑論，極易喚起人們對大西洋彼岸數位哲學家的記憶：德國的辛末爾(Georg Simmel, 1858-1918)指證蘭克擬消除自我，無異是「自毀長城」(self-defeating)之舉。³⁰意大利的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鎖定蘭克史學，早已撥彈「任何真正的歷史均是當代史」

1956), pp. 125-155. Also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 232-234, 269.

²⁷攸關比爾德(Beard)與貝克(Becker)的歷史相對論的論述，請參閱拙作，〈歷史相對論的回顧與檢討〉，收入拙著，《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頁 159-191。

²⁸Charles A. Beard, "That Noble Dream," first published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XI (1935); reprinted in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p. 317.

²⁹Carl 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presidential 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in 1931; reprinted in his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35), pp. 241-253.

³⁰詳見 Georg Simmel, *The Problem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 by Guy Oak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pp. 87-93.



(Every true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的論調，³¹並且質疑有所謂純粹的「事實」；³²而他的英國信徒柯靈烏(R. G. Collingwood, 1889-1943)尤進一步闡發：

每一個現在都擁有它自己的過去，任何想像地重建過去，都是以重建現在的過去為旨歸。³³

這類現世的「當下意識」(presentism)與蘭克史學所標榜超脫的客觀性遙相對壘。

即使下迄六〇年代，狀似喧嘩的「卡耳與艾爾頓的論戰」無非重述懷疑論與現代史學的折衝。於其風行多年的名著《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裏，卡耳(E. H. Carr, 1892-1982)刻意突顯史家的主體性，而抨擊「呈現史料，史實自明」的看法。³⁴另一方，艾爾頓(Geoffrey Rudolph Elton, 1921-)則秉持蘭克史學以維護史學的客觀性自任。³⁵在學界，由於卡耳與艾爾頓皆是聲譽卓著的大家，二者旗鼓相當，各代表了截然不同的立場，並擁有眾多的追隨者。³⁶惟在後現代理論降臨之後，其區別顯得微不足道了。³⁷

³¹Benedetto Croce,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0), p. 12.

³²Ibid; p.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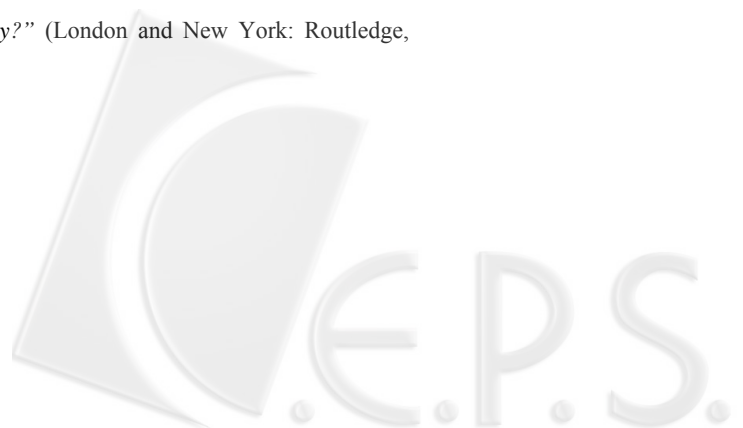
³³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47。其實柯靈烏與克羅齊既是哲學家，又是歷史家。柯氏以研究羅馬時期的不列顛聞名，克氏則專長近代意大利史。

³⁴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2nd edit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Co., 1986), pp. 1-24。本書初版刊於一九六一年。迄今全球銷售達二十五萬冊，以專業的學術書籍而言，委實驚人（本書有王任光教授極佳的中文譯本）。

³⁵G. R. Elton,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 1967).

³⁶例如，拉卡普拉(LaCapra)與托許(Tosh)都承認卡氏與艾氏的著作為當時最受歡迎的史學導論，時常作為討論的起始點。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London and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37; John Tosh, *The Pursuit of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6), pp. 29, 234。

³⁷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析言之，之前的歷史懷疑論總環繞史家而發，但後現代理論則追根究底，直接質疑記述史實的語言(languages)與符號(signs)，在此一方面，德希達尤為個中翹楚。

二、德希達的解構策略與文本觀

於進入檢討德氏理論之前，有兩項聲明必須先行陳述。德希達的行文迥異於傳統哲學，常以迂迴的隱喻方式進行，意旨難以捉摸；³⁸果循其「延異」(différance)的理路，³⁹其文字定乏確解，推其極致不啻「所有的閱讀皆是誤讀」(All readings are misreadings)，而其本人亦坦承自身的文字書寫時患意義失聯之虞。⁴⁰所以拙文至多僅能梳理與史學相關的論點，而無意苛求其本義。

其次，德希達原以批判西方的形上學為下手處，史學初非其關切

1995), ch. 1。詹京斯(Jenkins)站在後現代主義的立場極力泯滅卡耳與艾爾頓之異同(本書有江政寬的中文譯本)。詹氏並宣稱二氏的史觀在後現代的世界已失去意義，未免有以偏概全、失之唐突之嫌；其看法另見 Keith Jenkins, "An English Myth? Rethinki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E. H. Carr's *What is History?*," in Michael Cox, ed., *E. H. Carr: A Critical Appraisal* (New York: Palgrave, 2000), pp. 304-321。訂正的意見，參閱 Anders Stephanson, "The Lessons of *What is History?*," also in *E. H. Carr*, pp. 283-303。

³⁸例如梅吉爾(Megill)即承認德希達著作的難解與不可解。見 Allan Megill, *Prophets of Extremity*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259-260。

³⁹"différance"是德希達自創的名詞，兼有"differ" (歧異)與"defer" (延宕)之義，描述變動不居且衍生差異的書寫與閱讀活動。詳見 Jacques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6), "Différance", pp. 1-27。另參閱 Jacques Derrida, *Positions*, trans. by Alan Ba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1), pp. 26-29。

⁴⁰Jacques Derrida, *Position*, p. 14.



所在。但這並不排除其理論構作（或過程）具有歷史或史學的涵蘊。而這正是下文亟欲進行的工作。

要之，德希達學說顛覆傳統史學（近、現代）莫過於「文本」（text）一詞的概念。他逕稱：

文本之外，別無它物（il n'y a pas de hors-texte, 英譯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of the text）。⁴¹

若是，則依文獻所建立的歷史，必將化為子虛烏有的符號遊戲，而別無實指。此一驚世駭俗之論，傳統史家礙難接受。可是德希達並非故作危言以聳聽，他自有一套理據。

乍聞之下，「文本」為晚近流行的辭彙，與昔日的慣用語「文獻」（documents）或「作品」（works）似無兩樣，惟其概念則全然有異。概略地說，「文本」意謂符碼允許開放且多元的闡釋進路，而「文獻」或「作品」則代表作者與實體（reality，就史學而言則是史實）之間封閉或自足的實錄，其解釋系統即非固定，亦是有限的。「文本」與「文獻」所以有如是的歧異，無非德希達於「書寫」（writing）另有新解。

在引介德氏的「書寫」概念之前，我們必得先行明瞭德氏引以為豪的研究策略，這便涉及「解構」（deconstruction）的運作。建築學上，「解構」恰是「建構」（construct）的反義詞，意謂：拆散與分解。但哲學上，德氏的「解構」係由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轉手而致。海氏循此進路檢視西方「存有的形上學」（metaphysics of Being），且亟思予以改造。⁴²德希達本人固然對海氏重建形上學的計劃不表苟同，但他的「解

⁴¹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58.

⁴² 德希達所用的“deconstruction”，出自德文“Destruction”或“Abbau”，原為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用以檢視西方形上學的進路。海氏此一用語兼消極與積極的雙重意涵。消極的是拆毀傳統的形上學，積極的是重建嶄新的形上學。見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by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p. 44。另參閱 Charles R.



構」同樣含有積極的作用，即從舊址（已有文本）重塑新解和異解的無窮可能。⁴³

於德希達而言，「解構」乃是針對文本遂行「批判性的閱讀」(critical reading)。此處德氏揭示的「批判性閱讀」必須稍加闡釋，方得領略其用心所在。依他所見，批判的閱讀與傳統經傳注疏(commentary)自有分辨；後者在前者固起了防範的作用，令閱讀活動在安全的軌道上運行無阻，且不致出軌。也就是說，批判性閱讀並非漫無邊際，師心自用。但基本上，批判性的閱讀係開放式的閱讀，用以查覺文本字裡行間的留白、矛盾與壓抑的層面，從而創造意想不到的新解，其結果可能遠愈作者的本意或想像所及。⁴⁴尤有甚者，德氏強調：

〔批判性〕閱讀至少在軸心應該從歷史的古典範疇解放出來——
掙脫的不止是觀念史的，同時是文學史的範疇，或許至為緊要
的是哲學史的範疇。⁴⁵

惟需注意的，「解構」誠如德希達所言的是策略性的語言戲耍，而非一種「新方法」(new method)的提出，就如同「延異」不是「概念」(concepts)一般；因為只要落入「方法」的窠臼，就一成不變，就無法因事制宜。⁴⁶關於此點，德氏與晚近反方法(anti-method)的思潮毋寧是一致的。⁴⁷他倚此別出心裁的利器，徹底瓦解了西方的形上學。

Bambach, *Heidegger, Dilthey,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is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97-199。

⁴³Jacques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Ousia and Grammē: Note on a note from *Being and Time*,” pp. 29-67.

⁴⁴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pp. 158-159.

⁴⁵*Ibid.*, p. lxxxix.

⁴⁶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p. lxxxix. *Margins of Philosophy*, p. 11.

⁴⁷cf. Christopher Norris, *Derrid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8-20。「反方法」的論點，請參閱拙著，〈論「方法」與「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收入黃進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頁 261-285。



經由搜尋(批判性閱讀)西方的思想經典,德希達偵測出柏拉圖(Plato, 427-347 BC)以降,近三千年的哲學都瀰漫了「在場」(presence)的概念。他們臆想哲學大業旨在追求亙古未變,接近本源且時時呈現的真理。德氏嗤此一偏執為「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 希臘語“logos”意謂:語言[word]或真理[truth]),這種由來已久的成見在西方的語言文化中凝塑成「語音中心論」(phonocentrism),以為話語(speech)係說者的直接表現,而文字在描述或表達真理僅屬間接的次級品。作為「媒介者(話語)的媒介」,文字的價值故低於言語(語音)一等。

此類偏見,於西哲論著之中俯拾即是,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不就主張:「口說語言(spoken words)乃心靈經驗的符號,而書寫語言卻是口說語言的符號。」⁴⁸其故則是聲音作為原初的符號,和心靈具有實質與立即的貼切性,所以話語才是心靈對世界的自然反映與最接近真實的本源。下迄啟蒙時期的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仍不時同聲貶抑書寫文字充其量僅是「話語的再現」(the representation of speech)、僅是話語的墮落形式,等而下之則是語者與言談之間「在場」的摧毀者。⁴⁹

面對上述根深柢固的成見,德希達首要的任務即釐清問題的來龍去脈,並診斷出癥結所在。於完成哲學史的爬疏工作之後,德氏便迎面痛擊「邏各斯中心主義」倚以為生的「意義理論」(theory of meaning),後者實是前者命脈所繫。

說來反諷,兩位影響德希達至深的思想家,海德格與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75-1913)卻通是「語音中心論」的支持者;然而前者提供了「解構」策略,後者復啓示德氏如何去顛覆「意義理論」的基礎。

原來作為現代語言學之父的索緒爾,曾宣示:共時(synchronic)的言

⁴⁸quoted from *Of Grammatology*, p. 11.

⁴⁹Ibid., pp. 27, 142-144.



說語言系統方為語言學主要的處理對象；⁵⁰他在《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開宗明義即說道：

語言與它的書寫形式構成兩種涇渭分明的符號系統(systems of signs)，後者存在的唯一目的即是為了再現(represent)前者。語言研究的對象並不兼顧書寫和口說的字詞(words)，獨有口說的字詞方列為考慮項目。⁵¹

由於文字和話語關係如此密切，索緒爾遂謂，人們經常誤以文字僭越話語的主要角色，視發音符號的再現重於發音符號，如同欲親睹人之本貌，卻僅以照片充行之。⁵²索氏類此的意見，就足使德希達將其羅織為「語音中心論」的共犯。⁵³而且索氏既把「話語 / 文字」二元對立，背後甚可牽引出一系列形上的偏見，諸如：「在場 / 缺席」(presence / absence)、「自然 / 文化」(nature / culture)、「形式 / 實質」(form / content)、「精神 / 物質」(spirit / material)、「心 / 物」(mind / body)等等高低有別的价值預設。⁵⁴

首先，德希達於「話語 / 文字」二元對立的模式深表懷疑。他採納維科(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的觀點，以為歷史上從無證據顯示口說話語必然早於書寫文字，所以話語並無與生俱來的優越性，而文字亦非劣等的「意符的意符」(signifier of signifier)。⁵⁵此外，從文化的觀點，

⁵⁰索緒爾在講稿中常批評以研究貫時(diachronic)語言現象的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另可參閱 David Holdcroft, *Saussure: Signs, System, and Arbitrari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1), pp. 134-135。

⁵¹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by Roy Harris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86), pp. 24-25.

⁵²Ibid., p. 25.

⁵³德希達視索氏為盧梭一脈相傳的「語音中心論」者。見 Jacques Derrida, "The Linguistic Circle of Geneva," in *Margins of Philosophy*, pp. 137-153.

⁵⁴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pp. 33-35.

⁵⁵Ibid., pp. 7, 335。除了維科(Vico)之外，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亦是德希達引以為助的奧援。Ibid., p. 58。



書寫文字更能體現符號完整的運作；是故，德希達反其道刻意突顯文字作為符號特性，甚而可以包容話語，成為「大書寫」(arch-writing)。基調既定，太阿倒持，德希達自可遂行文本理論。

德希達既然疵議索氏上述的論點，那麼他借重索氏之處勢必是符號論(semiology)了。

眾所周知，索氏對語言符號曾提出一套精闢且開創性的見解。他認為符號(sign)係由「意旨」(signified)和「意符」(signifier)二元素所構成。「意旨」謂心中的概念(concept)，「意符」則是「聲音的意象」(sound-image；就文字而言，則是書寫形狀)。「意旨」與「意符」乃「符號」的一體兩面，只有二者合而為一的情況之下，方能產生示意作用。⁵⁶

索緒爾發覺語言並非是思想的工具，卻是不可或缺的媒介。特為重要的，他看出符號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更精確地說，「意旨」與「意符」的連結乃是約定俗成，而乏內在的聯繫。符號的意義實源自語言系統中的相互關係，因此是「形式的」(formal)，而非「實質的」(substantive)。另一方面，符號的演化是持續不斷的區隔與分化，所以追求同一性(identity)，或永恆的意義，均屬無稽之談。⁵⁷

得此概念的奧援，德希達的文本理論遂順理成章。⁵⁸但德氏首

⁵⁶“signified”與“signifier”取自舊有的英譯：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 by Wade Baskin (New York, Toronto and London: McGraw-Hill Book Co., 1966), pp. 65-67；另參閱新英譯本：Eisuke Komatsu & Roy Harris trans., *Saussure's Third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neral Linguistics (1910-1911)*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3), pp. 92-94。但德希達警告，若在本質上嚴格區分「意旨」和「意符」，將代表概念(concept)得以自立自足，且變成「超越的意旨」(transcendental signified)，而與西方傳統形上學接頭。見 Derrida, *Positions*, pp. 19-20。

⁵⁷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pp. 67-68, 111-119.

⁵⁸必須略加界定的，德希達並非第一個汲取索氏的理論，也絕非唯一的途徑。索氏的語言學曾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大大啟示了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尤其以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為代



要的工程，則是以文字書寫取代口說話語的地位，於是他以「大書寫」(arch-writing)來涵蓋話語，且將「字詞」(words)提昇至「文本」(text)的層面；其餘，僅是概念移植的工作。

德希達認為「文本」(text)即由符號(signs)編織成的，⁵⁹所以符號的製造與解釋同樣適用於文本。文本的閱讀和書寫，亦經由「延異」與「增補」(supplement)的作用，而呈現無止境而多解的。換句話說，文本若有意義的話，則必源自互異的區隔關係，而非實質的。這種假說應用在探討已逝的過去，尤其說服力。德希達舉歷史上盧梭為例，今人倘欲瞭解盧氏，除了他本人所遺留的文本（即「文本化」的生活），別無它物可以諮詢，因此只有在文本內部尋尋覓覓，絕非別有實在的世界得以參照。⁶⁰

以上的觀點恰是所謂「文本之外，別無它物」的真諦。要之，德氏並不否認外在世界的存在，但對於歷史研究而言，除了倚靠殘留的文本以外，並無過去的實跡可以依傍。

同理，史學最大的命脈存於文獻資料，其次方是遺物（包括考古材料）。依德希達的理路，毋論文獻或遺物，通可視為文本。而時間化

表。李氏接受索緒爾的「語音中心論」，貶抑文字的功能，甚至將其視為政治與社會控制的工具。參見 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trans. by John & Doreen Weightman (New York: Atheneum, 1974), pp. 298-300。德希達曾對李氏的論點加予批評。見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he Violence of the Letter: From Lévi-Strauss to Rousseau," pp. 101-140。索氏語言學對其它學科的影響，可略參考 Jonathan Culler, *Ferdinand de Saussur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s. 3 & 4. Jean-Marie Benoist, *The Struc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8), ch. 1。

⁵⁹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p. 14.

⁶⁰舉其例，盧梭所製造的文本，即是他實際生活的「增補」；於讀者而言，除了增補的文本，已無其它門道可以接觸盧梭真實的生活。因此，增補有取代與繼續衍異的功能，這可現象在書寫與閱讀兩個層面都並時在進行。Ibid., pp. 158-164。



的文本，不過是過去史實若隱若現、無由確定的「蹤跡」(trace)。這些蹤跡取代真正的事實，而以「模態」(simulacrum)的形式出現，就彷彿失真的照片即使一再翻拍，但絕不能稱得上是實物。

因此，文本顯現的史實(在場)殊不如其所抹滅(缺席)的部分。⁶¹德希達倘若就此懸崖勒馬，甚至暗示透過解構的批判閱讀，得以或多或少知曉已逝的過去。史家大概尚可忍受他的觀點，因為由實際的研究經驗，史家十分明瞭史料的局限性，所以從無史家天真到相信可以完全恢復或取得攸關過去全部的知識。但德氏仍奮不顧身的逾越雷池，切斷「文本」與「過去」的連鎖，致令歷史墜入深不見底的虛無漩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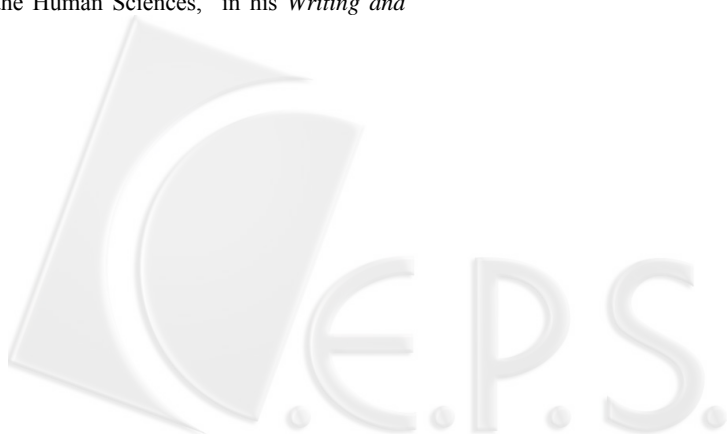
下文則擬從局部擴及整體，循序評估德希達的文本論對史學的衝擊。首當其衝的便是「結構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的正當性。德氏嘗議有所謂客觀的描述。持結構觀點者動輒將客體(object)與主體(subject)判然兩分，但狀似超然的「結構」亦不過是滲有主體意向的模態(simulacrum)；況且毋論何種文本，文學、心理或人類學的，均不出「在場」與「缺席」的交替，而主、客皆宜的文本性(textuality)必致模糊二者之間清楚的界限，而閃避作為客觀敘述基礎的本質問題(“What is……?”)。⁶²

德氏早在一九六六年嶄露頭角的論文：〈人文科學論述中的結構、符號與戲耍〉(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業已公然挑戰結構主義，李維史陀特成為御批欽點的無上祭品。⁶³結

⁶¹德希達「蹤跡」的概念取自於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與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的心理學。詳見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by Alan Ba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8), “Freud and the Scene of Writing,” pp. 196-231。

⁶²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p. Ivii.

⁶³我指的是德希達參加一九六六年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所發表的會議論文：〈人文科學論述中的結構、符號與戲耍〉。見 Jacques Derrida,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in his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p. 278-293。



構，毋論作為經驗或形式的，均反映「語音中心主義」的偏見，甚至犯有「種族中心論」(ethnocentrism)的弊病。⁶⁴在此指控之下，連帶波及的便是史學研究中的馬克思史觀與年鑑學派，二者雖截然不同，卻皆捨棄浮於人事(events, 尤其政治事件)的歷史分析，轉而專注社會底層的結構因子。⁶⁵但探究穩定，或本源的形式結構，於德希達而言，均是「邏各斯中心主義」迷思的作祟，故只能是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詬病的「後設敘述」(meta-narrative)，⁶⁶而非認識歷史的方便法門(正道)。

同理，在德希達文本觀的映照之下，不但傳統攸關「觀念自主性」(autonomy of idea)的神話無所遁形，而且「社會與思想互動」的模式亦遭受考驗；以致喧騰一時的「觀念史」(history of idea)或「社會思想史」(social history of idea)的研究取向，頓成過眼雲煙。換句話說，德希達的文本實踐樹立了嶄新的學術典範，⁶⁷「文本論」(textualism)遂得再次凌駕於「語

⁶⁴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p. 120。德希達意謂：萊布尼茲(Leibinz)、索緒爾等認為西方以拼音文字為書寫基礎，這與中國文字以圖形為主，形成強烈對比。

⁶⁵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以「上層結構/基礎」(superstructure / base)的因果分析處理歷史現象。可參閱 Geoffrey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in History*, pp. 17-28。年鑑學派以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參照時間向度的「結構分析」最具代表。參閱 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李維思陀則以“social structure”與“social relation”來分辨形式和經驗的不同概念。參見 Claude Lévi-Straus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trans. by Claire Jacobson and Brooke Grundfest Schoepf (New York and London: Basic Books, INC., 1963), pp. 279-289。

⁶⁶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trans.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p. xxiii-xxiv.

⁶⁷「語境論」(contextualism)著重脈絡，可包含內在脈絡若「觀念史」，抑外在脈絡若「社會思想史」。cf. Dominick LaCapra,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Rethinking



境論」(contextualism)之上。

不止於此，傳統史觀的弊病亦難逃德希達的法眼。依他之見，傳統史觀渲染了濃郁的玄學氣息。任何宣稱內攝意義的歷史(history of meaning)，均由某種目的論所主導，以致呈現線形的進展。德希達原就認為所有文本皆是異質性，甚至本身即自相矛盾；而所謂具有「意義的歷史」基本上即將文本視作同質性，而勉強予以整齊劃一。⁶⁸另一方面倘若撥開德氏文本觀的迷障，則海德格的身影立獲顯現。由於對集體歷史(若民族史、階級史)的疑懼，海氏轉而直接訴諸個人真實的歷史感(historicity)，⁶⁹這種徵象無時不出現在德希達的思維中。他們咸對「整體的歷史」(total history)，或歷史的「整體性」(totality)深表疑慮。

再者，德希達主張文本只是語言符號的無限戲耍，並無確解，誠如他所宣稱的：

文本非文本，除非它能隱藏自最先的接觸者，最初的一瞥、甚至它構成的法規與遊戲規則。文本，再者，依然永遠不可瞭解的(imperceptible)。⁷⁰

而傳統史家素來篤信「真實為歷史的靈魂」(Truth is the soul of history)，⁷¹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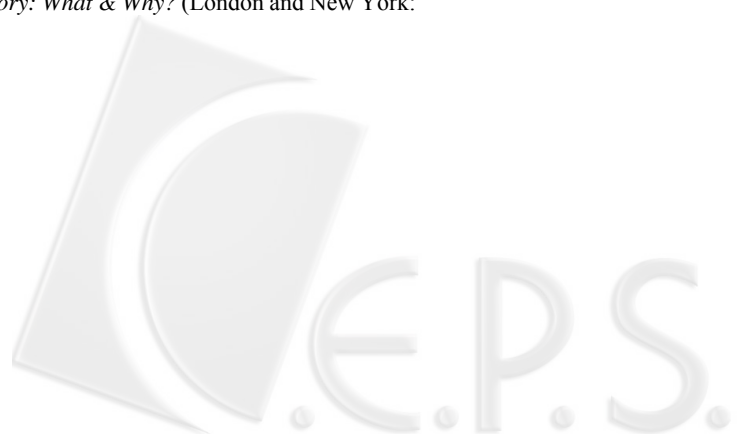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Reading Texts,” pp. 23-71; and E. M. Henning, “Archaeology, Deconstruction,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Dominick LaCapra and Steven L. Kaplan, ed.,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53-196。

⁶⁸Jacques Derrida, *Positions*, pp. 56-60.

⁶⁹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pp. 425-455。另可參閱 David Couzens Hoy, “History, Historicity, and Historiography in Being and Time,” in Michael Murray, ed., *Heidegger & Modern Philosoph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329-353。

⁷⁰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trans. by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lato’s Pharmacy,” p. 63.

⁷¹quoted from Beverly Southgate, *History: What & W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32.



聞此一詭論，無異晴天霹靂，勢必驚駭不已。尤有過之，他否定文本對外的指涉性(referentiality)，此不啻將時間化的文本(史料)變成無根之萍，任風漂流。由是觀之，史家的書寫只能是永續開放的語言遊戲，而乏實指。傳統史學奉為圭臬的史料分辨，例如：原始資料與間接資料的區別除了標示時序，驟然失去任何實質的意義，因為凡是作為史料的文本皆淪為語言戲耍的一環，並無與生俱來的優先性，更遑論真確與否。至此，後現代理論的追隨者方許大放厥詞：

歷史乃是西方的神話。⁷²

只因為史家可以恣意想像，則「史實」自然可以憑空塑造。

三、攔截後現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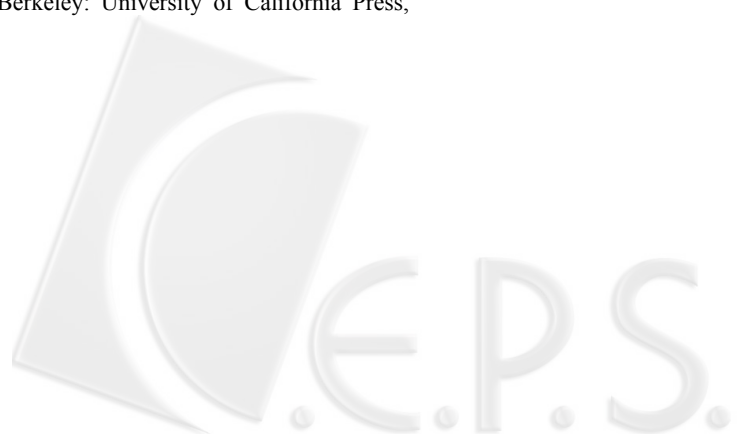
相對其他側身於後現代陣營者，若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懷特(Hayden White, 1928-)等，德希達固缺歷史的專著，可是他的文本論滲透史學意識殊為深遠。一位以批評時下歷史文化自居的學者，便判定：「歷史」係漂浮不定的「意符」(signifier)，而非「意旨」(signified)。他所持的理由為：

「歷史」(“history”)經由擺佈「過去」(“past”)，得以祛除時序的混亂，而保存群體關係的想像；「歷史」慣援它時異地來解消當前的緊張狀況。所以「歷史」必須和「過去」徹底的切斷：因為前者恆是文化矛盾的標示，後者卻是較為流動不居的概念。

「過去」兼含主動與無意識的記憶，但「歷史」卻只能投射記憶所及的擬態(simulation)。⁷³

⁷²Vincent Descombe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trans. by L. Scott-Fox and J. M. Hard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10.

⁷³Sande Cohen, *Histor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 329.



這位學者尚且放言：歷史不過是「社會強制價值不在場的申辯」。倘若撥開他意識形態的迷障，立可一眼望穿他的歷史概念充溢德希達的韻味。此尚不遑論及某些追求時尚，逕取「解構歷史」(Deconstructing History)作為命篇之徒。⁷⁴德氏之影響，由是略見一斑。

縱使如此，就史學切身的問題，德氏學說值得商榷之處，舉其犖犖大者依然有二：

第一，倘全盤遵循德氏的解構策略，史料閱讀將無判準可言。依德希達，文本的閱讀悉由「延異」運作所操控，突顯異質性(heterogeneity)、否定同一律；那麼「誤讀」(misreading)為常態，「正解」(correct understanding)反是偶然。讀者直若處於巴別塔(The Tower of Babel)崩塌之後，各說各話，溝通無門，及其極致必無共識，而陷讀者(史家)於唯我之境。

職是之故，他的門徒推衍其說，謂：「所有的閱讀通是誤讀。」實是預料中之事。惟細繹「誤讀」一詞，概念上必預存「正解」，方得相互參照。按「正解」非獨尊一家，或可多解，甚至僅存於理想，缺此則「誤解」不知所云。⁷⁵有趣的是，德希達卻頻頻指控他的論敵「誤讀」名家作品。例如，他攻詰沙特(Jean - Paul Sartre, 1905-1980)誤讀海德格攸關意識(consciousness)的概念；⁷⁶他復批評傅柯誤解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我思故我在」(cogito)。⁷⁷凡此均可援「小節出入可也」予以寬宥，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指正透露出德希達心目中仍擺脫不了一把「正解」的量尺。他在美國的同道——德曼(Paul de Man,

⁷⁴例如一九九七年刊行的《解構歷史》，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本書所論不限德希達的學說，卻以德氏的招牌用語「解構」命篇，德氏影響之深，不言而喻。

⁷⁵ cf. Jonathan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75-179.

⁷⁶ Jacques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pp. 114-118.

⁷⁷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p. 31-36.



1919-1983)，雖貴為解構批評的文壇祭酒，亦得坦承：

閱讀是項論證(argument)。……這無異說：在成為倫理與美學價值之前，閱讀是件認識論的事為(epistemological event)。這並不表示存有真確的閱讀，然而閱讀基本上若不涉及對與錯的問題是無法想像的。⁷⁸

因此，史家研史若合符節，則非「誤讀」、「錯解」可以蒙混。「正解」可以推敲作者原意，或別出心裁從字裏行間尋繹所得，而勝任的史家輒兼二者而有之。

其實，德希達雄心壯志，自詡「書寫科學」(grammatology)為「科學中的〔基礎〕科學」(a science of science)；⁷⁹因此，其論域必呈「全稱述語」(universal statements)的性質。可是他的閱讀觀點已趨近「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author)的立場，⁸⁰他人倘欲確認其理論，未免遭致捕風捉影之譏。果是，反施其身，兩相夾擊，則無從自拔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窘狀(用邏輯術語，則是「弔詭」[paradox])，而最終的解脫之道，莫非削弱、即是否定原來學說的有效性。這適道出所有相對論(relativism)難以言喻的隱痛。⁸¹

其次，解消歷史的指涉作用。

攸關歷史知識的性質大略分為兩大陣營，彼此針鋒相對：持「對

⁷⁸quoted by Christopher Norris in his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153-154.

⁷⁹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pp. 27-28.

⁸⁰「作者之死」為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揭示的閱讀立場，謂文本的解釋遠非作者所能規範。見其著名的文章，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n *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 by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6), pp. 49-55。

⁸¹cf. Ernest Nagel,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1), pp. 499-502。我的論點是：德氏的理論若能成立，則其學說無確解，更遑論正解；倘若德氏的學說能自外於其閱讀策略，則其(解構)理論若非不能成立，則必須局部化(localize)其有效範圍。



應論」(theory of correspondence)者主張，史料或史著與過去的史實存有某種關聯，史家的職責乃於「發現」(discover)過去；而持「建構論」者(theory of construction)卻認為史家無從知曉真實的過去，史家追求的是知識系統的「連貫性」(coherence)，其主旨係「建構」(construct)或「創造」(create)過去。⁸²絕大多數的專業史家篤信「對應論」，而德希達則獨排眾議，一刀砍斷「文本」與「事實」的聯繫，顯然他決心力挺「建構論」。

遠在二次大戰之前，克羅齊等人首開端倪，大肆宣揚史學的「建構論」。他們質疑史料與史實的關係，認定歷史只不過是史家從故紙堆建立起來的故事，而與已逝的過去無涉。但傳統史家仍不為所動，堅守「對應論」如故。⁸³值此爭辯不休之際，德希達的「文本」概念及時增援了「建構論」，再次挑戰彼方的論點。兩造酣戰之餘，無奈德氏的文本觀猶有難以克服的弱點。

要之，克羅齊等人雖為「建構論」者，尚尊重「文獻」(documents)內部的規範，德希達則全然棄之不顧。德氏的解構策略因人、因事、因時空的替換而變化無窮，他的建構論可游移於社會、文化和個人的認知範疇之間（而偏向個人）。但不容諱言，他的解構策略與建構論猶

⁸² 正統的認識論(epistemology)主要處理「知識」與「世界」(world)的關係，較少關心「歷史」與「過去」的關聯。傳統認識論可略分三大類：「對應論」、「建構論」與「實用論」(pragmatism)。第三種以「用途」(usefulness)來界定知識的真確性，史家素懷戒心，避免誤導歷史知識淪為宣傳用品或意識形態的工具。例如一度廣為採用的歷史哲學的教科書僅介紹「對應論」與「建構論」。e. g., W. H. Walsh, *Philosophy of History* (Taipei: Rainbow - Bridge Book Co., 1967), ch. 4。正統的認識論可參閱 Paul K. Moser, Dwayne H. Mulder and J. D. Trout,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 4 「建構論」。

⁸³ 克羅齊之外，另有奧克修特(Michael Oakeshott, 1901-1990)持「建構論」的觀點，雖然他們意見不盡相同。參見 Jack W. Meiland, *Scepticism and Historical Knowled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chs. 1 & 2。



存有難以化解的緊張性。⁸⁴

他的文本觀(textualism)粗視若昔時的「新批評」(New Criticism)，擯斥以作者為依歸的「意圖謬誤」(intentional fallacy)，視「文本」本身為不假外求的詮釋單位。(以「新批評」，則指「作品」)惟逾此，二者便分道揚鑣。對德希達而言，「新批評」汲汲於解析作品的藝術價值，無異字迷心竅，耽溺於意義的幻覺。⁸⁵

另一方面，德希達割捨「文本」與「世界」的紐帶，使得「意義」飄浮於文字符號之上，更遑顧渺不可及的「過去」。此一堅持令他難以擺脫「語言決定論」(linguistic determinism)的色彩。他全神貫注從「文本」內部，尋求創解，令他無暇照料無止境的異解。假若「文本」為定本(固定的語言符碼)，那麼異解從何而出？是故，「語境」(context)的概念必不可缺(毋論其為歷史、或文化、或個人的條件)，方能彌補「文本」理解之不足。即使他的追隨者得以意識及各別文本內在的互補需求，進而引進「文本間性」(intertextuality)的概念，終究未得凌越語言層面的思慮。⁸⁶究其實，為德希達所祖述的索緒爾語言學，只道出「符號」的任意性，並未否認整體語言系統的指涉作用，但德氏卻無限地擴充「符號」的隨意性至全體的文本。此外，他傾向將符號的內涵「意義」與外延「指涉」化而為一，而只向文本內部的語言尋求解答。⁸⁷毋怪

⁸⁴cf. Horace L. Fairlamb, *Critical Conditions: Postmodernity and the Question of Found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Theory and/or Deconstruction: Derrida's Slippage," pp. 81-103.

⁸⁵「意圖謬誤」請參考 Jeremy Hawthorn, *A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London: Arnold, 1998), pp. 170-171。「新批評」以降，文學批評的演變請參閱 Frank Lentricchia, *After the New Critic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⁸⁶Michael Worton and Judith Still, eds., *Intertextuality: Theories and Practic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Introduction".

⁸⁷cf. Raymond Tallis, *Not Saussure: a Critique of Post-Saussurean Literary Theory* (Houndsmills: Macmillan Press, 1988), pp. 82-96。「意義」可由語言



有人譏諷德希達僅是「披著文本外衣」時髦的觀念論者而已。⁸⁸他似乎忘卻「是人類在戲耍語言，而非語言自身在玩遊戲」，⁸⁹也就是說，是「人在寫作、人在思考，而且總是人與人之間相互爭吵不休」⁹⁰。德希達顛倒了人與文本的主從關係，低估了人類的能動性，其實「文本」才是作者手中的被動產物，人類主體的經驗可經語言加以呈現，但並非純然由之所決定。

於此，上一世紀初葉，英國哲學家穆爾(G. E. Moore, 1873-1958)的名文：〈為常識辯護〉(A Defense of Common Sense)至今展讀猶似暮鼓晨鐘，發人深省。穆爾本諸切身經驗，取雙手互指，樸實親切地證成「外在世界」的存在。⁹¹同理，我們得緣置身於歷史的過程之中，親眼目睹周遭的各種書寫（舉凡：報章、雜誌、檔案、日記等等），瞬間化成未來的史料。它們之間與現實世界的參照關係，固然因例而異，毋得一概而論；但無從否認地，它們均具不同的指涉作用。而破解史料的此一密碼，適為史家無上的職責。其中的道理正如維科所揭示的：「人創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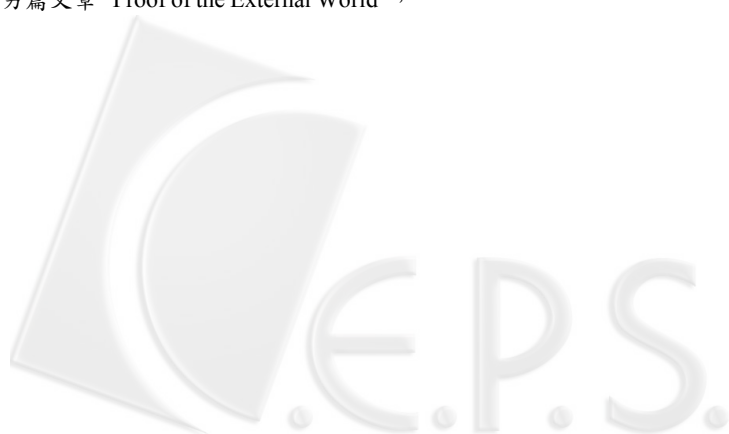
內部獲得解答，「外延」則必涉及語言之外的狀況。即使他在文學批評的同道——費許(Fish)，固然堅持「意義的不確定性」，亦得兼顧話語的「情境」(situation)，方得適切掌握言說的真意。參見 Stanley Fish,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303-321。

⁸⁸quoted in Christopher Norris, *Derrida*, p. 144.

⁸⁹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in Keith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258.

⁹⁰Harold Bloom, *A Map of Misread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75), p. 60.

⁹¹G. E. Moore, "A Defense of Common Sense" in Loius P. Pojman, ed.,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1999), pp. 52-54。「雙手互指」的例子實取出另篇文章"Proof of the External World"，同書，頁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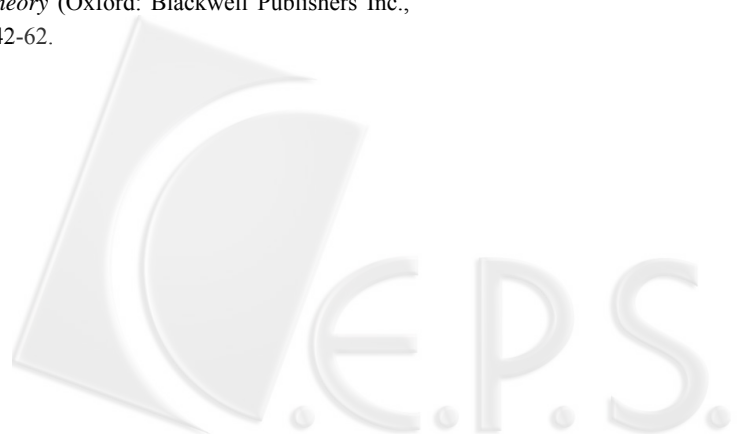
歷史，故人瞭解歷史」。⁹²換言之，歷史是項經驗事實，而非理論。

簡言之，失去指涉作用的文本，恰宛如斷線的風箏，若非粉身墜地，即是隨風而逝，遊戲的趣味勢必難以維繫。而純由語言符碼所拼湊的「歷史」圖像，不止無法辨識真實與虛構之畛域，究其極直似「缸中之腦」，缺乏外在世界的參照，定了無生趣（經驗意義）。⁹³惟至此，後現代理論者方能放聲喧嚷：「歷史的死亡。」⁹⁴

⁹²Giambattista Vico, *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trans. by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93。維科認為：上帝創造世界，所以祂能瞭解世界；而人創造歷史，所以人能瞭解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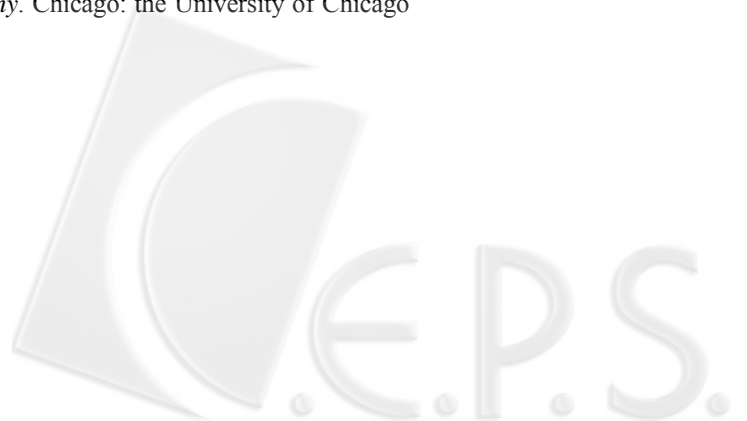
⁹³Hilary Putnam,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Brains in a Vat," pp. 1-21.

⁹⁴Niall Lucy, *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7), "The Death of History," pp. 42-62.



英文書目

- Acton, Lord, 1967. *Essays in the Liber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 1970. *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Collins.
- , 1985. *Essays in the Study and Writing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 Bambach, Charles R., 1995. *Heidegger, Dilthey,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is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arracough, Geoffrey, 1955.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 1991. *Main Trends in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Holmes & Meier.
- Barthes, Roland, 1986. *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eard, Charles A., 1935. "That Noble Dream," in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 Becker, Carl L., 1935.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Benoist, Jean-Marie, 1978. *The Struc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Benzoni, Gino, 1990. "Ranke's Favorite Source," in Georg G. Iggers and James M. Powell eds.,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Bloch, Marc, 1971. *The Historian's Craft*. translated by Peter Putnam. Taipei: Rainbow-Bridge Book Co..
- Bloom, Harold, 1975. *A Map of Misread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 Breisach, Ernst, 1983. *Historiogra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Press.
- Burke, Peter, 1990.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tterfield, Herbert, 1955. *Man on His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r, E. H., 1986. *What is History?*. London: The Macmillan Co., 2nd edition.
- Cohen, Sande, 1986. *Historical Culture*.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llingwood, R. G., 1994.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dition.
- Cox, Michael ed., 2000. *E. H. Carr: A Critical Appraisal*. New York: Palgrave.
- Croce, Benedetto, 1960.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 Culler, Jonathan, 1994.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1995. *Ferdinand de Saussur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errida, Jacques,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lated by Alan Ba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 1981. *Dissemination*. translated by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81. *Positions*. translated by Alan Ba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 1986. *Margins of Philoso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 1997. *Of Grammatology*. translated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escombes, Vincent, 1982.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L.



- Scott-Fox and J. M. Hard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ton, G. R., 1967.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
- Fairlamb, Horace L., 1994. *Critical Conditions: Postmodernity and the Question of Found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sh, Stanley, 1980.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lbert, Felix, 1965.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John Higham,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INC..
- Grafton, Anthony, 1997.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och, G. P., 1956.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
- Hawthorn, Jeremy, 1998. *A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London: Arnold.
- Heidegger, Martin, 1962.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 Higham, John, 1965.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INC..
- Holdcroft, David, 1991. *Saussure: Signs, System, and Arbitrari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Hoy, David Couzens, 1978. "History, Historicity, and Historgraphy in *Being and Time*," in Michael Murray ed., *Heidegger & Modern Philosoph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Iggers, Georg G., 1962. "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 *History and Theory* II : 17-40.
- , 1997.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nover and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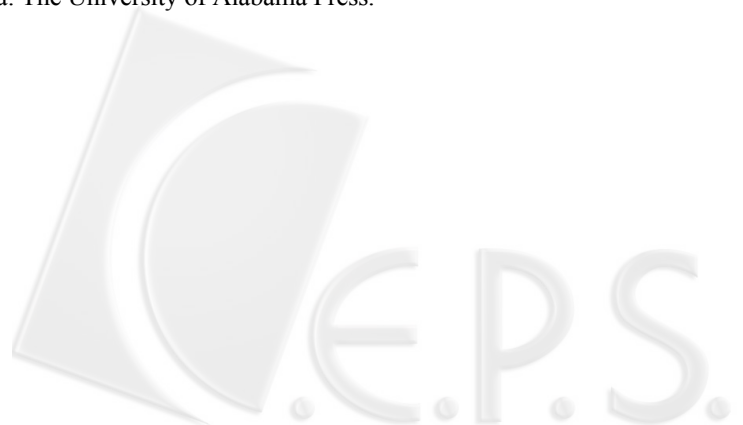
- Iggers, Georg G. and James M. Powell eds., 1990.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Iggers, Georg G.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 1973.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and New York: The Bobbs-Merrill Co..
- Jenkins, Keith, 1995. *On "What is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 2000. "An English Myth? Rethinki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E. H. Carr's *What is History?*" in Michael Cox ed., *E. H. Carr: A Critical Appraisal*. New York: Palgrave.
- Keith Jenkins ed., 1997.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rieger, Leonard, 1977. *Ranke: The Meaning of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LaCapra, Dominick, 1983.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1985. *History and Criticism*. London and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aCapra, Dominick and Steven L. Kaplan, 1982.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anglois, Charles V. and Charles Seignobos, 1898.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History*. translated by G. G. Berr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 Lentricchia, Frank, 1980. *After the New Critic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Lévi-Strauss, Claude, 1963.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translated by Claire Jacobson and Brooke Grundfest Schoepf. New York and London: Basic Books, INC..



- , 1974. *Tristes Tropiques*. translated by John & Doreen Weightman. New York: Atheneum.
- Lucy, Niall, 1997. *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 Lyotard, Jean-Francois, 1993.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translated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andelbaum, Maurice, 1971. *History, Man, and Reas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 Megill, Allan, 1985. *Prophets of Extremity*.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eiland, Jack W., 1965. *Scepticism and Historical Knowled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 Moore, G. E., 1999. "A Defense of Common Sense," in Loius P. Pojman ed.,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 Moser, Paul K., Dwayne H. Mulder and J. D. Trout, 1998.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nslow, Alun, 1997.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Neff, Emery, 1947. *The Poetry of History*. New York.
- Nagel, Ernest, 1961.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 Norris, Christopher, 1987. *Derrid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1.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Novick, Peter, 1993. *That Noble Dre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jman, Loius P. ed., 1999.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Belmont, CA:



-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 Putnam, Hilary, 1981.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nke, Leopold von, 1905.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translated by Sarah Austi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 , 1973. “Preface to 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 in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and New York: The Bobbs-Merrill Co.
-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66.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lated by Wade Baskin. New York, Toronto and London: McGraw-Hill Book Co..
- , 1986.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lated by Roy Harris.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 , 1993. *Saussure’s Third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neral Linguistics (1910-1911)*, translated by Eisuke Komatsu & Roy Harris. Oxford: Pergamon Press.
- Schevill, Ferdinand, 1956. *Six Historia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immel, Georg, 1977. *The Problem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Guy Oak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Smith, Woodruff D., 1991. *Poli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Culture in Germany, 1840-1920*.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uthgate, Beverly, 1996. *History: What & W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tephanson, Anders, 2000. “The Lessons of *What is History?*” in Michael Cox ed., *E. H. Carr: A Critical Appraisal*. New York: Palgrave.
- Stern, Fritz ed., 1957.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Cleveland.
- Stieg, Margaret F., 1986.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Historical Periodicals*.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Stone, Lawrence, 1997.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in Keith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Tallis, Raymond, 1988. *Not Saussure: a Critique of Post-Saussurean Literary Theory*. Houndsmills: Macmillan Press.
- Thompson, James Westfall, 1942.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Tosh, John, 1996. *The Pursuit of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Trevelyan, G. M., 1957. "Clio Rediscovered,"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 Tucci, Ugo, 1990. "Ranke and the Venetian Document Market," in Georg G. Iggers and James M. Powell eds.,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Vico, Giambattista, 1948. *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translated by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sh, W. H., 1967. *Philosophy of History*. Taipei: Rainbow - Bridge Book Co..
- Wehler, Hans-Ulrich ed., 1973. *Deutsche Historike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Worton, Michael and Judith Still eds., 1990. "Introduction," in *Intertextuality: Theories and Practic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Text and Truth: A Critical Study of Derrida's Impact on Historiography

Chin-shing Hu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By concentrating on the analysis of Derrida's conception of text, I attempt to explore the impacts that Derrida has exerted o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inking. A perspective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is also provided so as to facilitate our grasp of its academic implications. In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 offer my own assessment of Derrida's involvement with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hoping to bring forward a balanced, thus sensible, view about historical practice.

Keywords: postmodernism, Derrida, text, deconstruction, modern historiography

